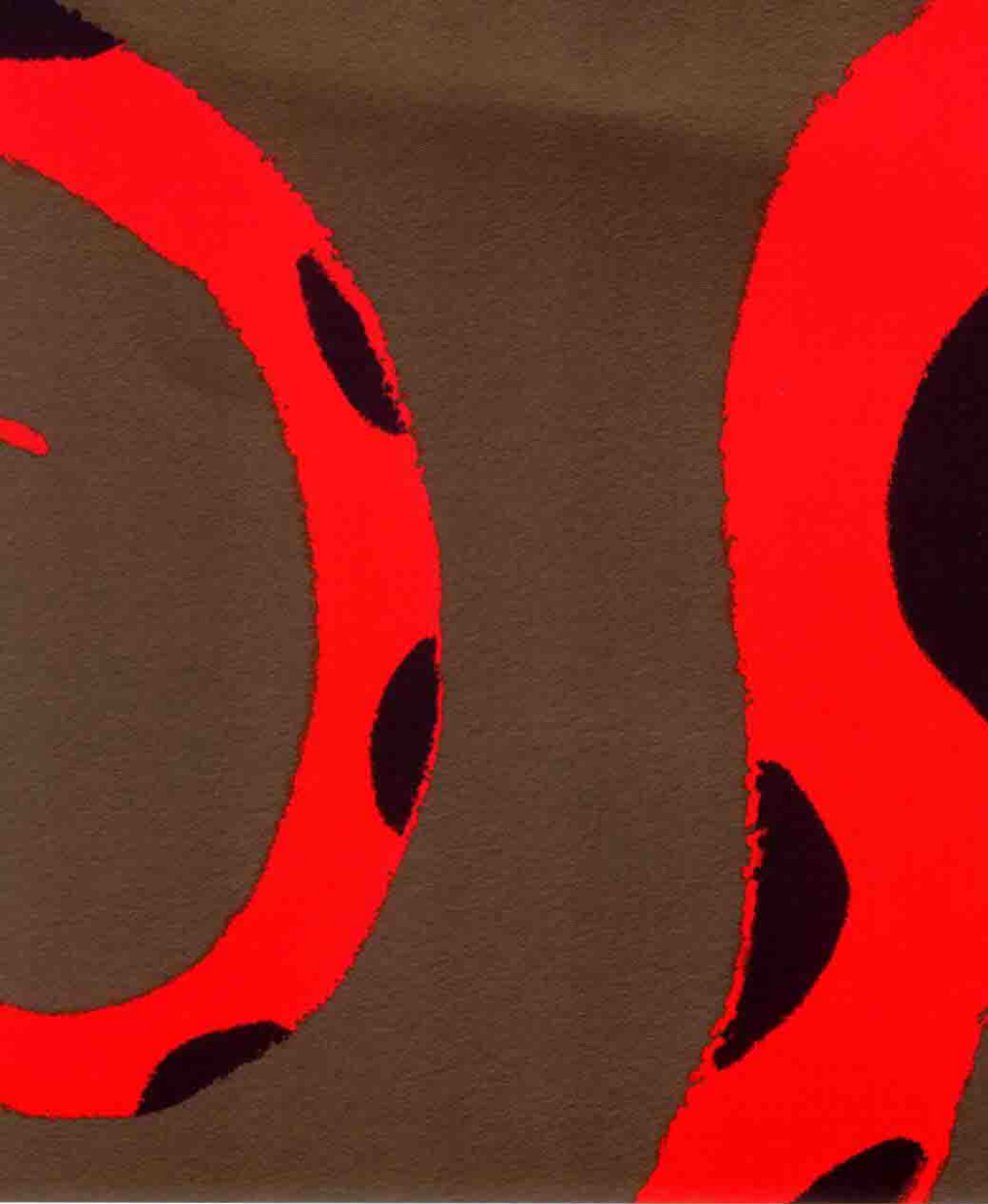




朱

平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
小说精选集

看蛇展去

作家出版社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

小说精选集

朱 辉 著

看蛇展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蛇展去 / 朱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0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

ISBN 978-7-5212-0263-2

I. ①看…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5081号

看蛇展去

作 者: 朱 辉

责任编辑: 史佳丽 翟婧婧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63-2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对方 / 1

游刃 / 51

暗红与枯白 / 90

看蛇展去 / 108

变脸 / 126

吞吐记 / 140

郎情妾意 / 156

要你好看 / 177

然后果然 / 192

午时三刻 / 207

七层宝塔 / 226

对 方

1

天气预报说近期本市将以阴雨天气为主，而杭州则天气晴好。三天前马远收到了一个会议通知，邀请他去参加全国科技出版协会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地点就在杭州。按说这样的会他可去可不去，他已经犹豫了好几天，但晚上看了天气预报后，他决定，还是去。他已经五十几岁，虽然因为没发胖，又一直没有孩子的拖累，看上去还风度翩翩，但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已经快老了。头发虽黑，但老要染；牙一个没少，可牙龈已经有些松动；一到阴雨天，浑身酸痛，腿脚也就不得劲儿。杭州天气好，正好去休息几天。

马远做出了这个决定后马上心闲气定了。妻子上夜班不在家，他开始动手收拾要带的东西。忙了一会儿，他自己有点发笑，后天才走，现在就收拾行装，也太心急了一点。妻子要是看出来，肯定又要起疑。明天上班自己也要注意，不能给别人提供讲闲话的口实。本来嘛，单位里谁都知道他怕阴天，本市天气不好，去杭州休息几天，这个理由不光能

说服自己，也能够说服别人。至于要带华茜芳同行，那是因为会上交流的论文是他俩合作的，他当然不该一人掠美。

他躺在床上，心里有一种温润的兴奋。华茜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肤色偏黑，不漂亮，但是很性感。她走路时踩一种平民化了的模特儿步子，双乳微微弹动。人过去了，还留下一丝香水味儿。她三年前从一个县的科委调到这儿，很快就引起了编辑室主任马远的注意。应该说她的业务能力很一般，但她热情、主动，没有一般少妇通常的矜持。这对五十出头的马远是一种难以抵抗的刺激和诱惑。这种诱惑是强烈而残酷的，毕竟他已经年过半百，即使在目前的社会，他和华茜芳的任何绯闻也肯定会弄得满城风雨。他应该小心。

但他对自己的提醒在活生生的华茜芳面前显得那么的虚弱，不堪一击。编辑们下午不坐班，但华茜芳下午经常到编辑室来找他，这时候编辑室里就他们两个人。门虚掩着，华茜芳请教的问题常常简单得可笑。她靠得很近，脖子上的香气弄得他心猿意马。马远心里透亮，他几乎认定前面是个陷阱，但他并不十分害怕掉下去，他的潜意识里大概还有点希望早点跳下去。

第二天上班，编辑室里乱哄哄的，他把华茜芳喊过来，说：“小华，你把这篇论文拿去打印一下，出十份激光稿。”

“要那么多？”华茜芳接过去翻了一下，脸上腾起一片红色。她看见论文上马远的署名前用铅笔加上了她的名字。论文所论及的精装书虽是她和马远共同编辑的，但论文她几乎没写一个字。她明白地猜出了马远的用意。

“会上交流要用，十份还不一定够。打印好你就回去准备一下，上午不必再来了。下午我们来研究一下开会的事儿。”

其实这种短距离出差并没有多少准备工作要谈，无非是要不要提前

买票，乘火车还是汽车，明早在哪里会面之类，几句话就解决问题。马远约她下午来谈，无非把两人独处的出差在心理上提早了一天。他们把论文又放在桌上再看一遍，这时华茜芳渐渐变得大胆起来。马远坐着，她把手搭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撑在桌上马远的手旁边，长长的头发垂下来，在马远耳边晃悠。马远的心跳变得急促有力，他慌乱地推开华茜芳的手，站起来，走到窗户那儿，他躲闪地看看华茜芳，发现她含着笑，脸上竟呈现出一种天真无邪的表情。他呻吟般地说了一声：“回去吧，明天见。”

马远对这次出差产生了一丝胆怯。他有点怕。

第二天清早，马远准时来到市中心的旅游公司门口，他远远地看见华茜芳在那儿向他招手。华茜芳穿一件豆沙色马海毛的上衣，下面是一袭灰色长裙；马远在羊毛衫外套了一件绿隐条的毛料西服，显得庄重而不失潇洒。他们的行装都很简单，华茜芳只在后面背了个小背包，马远手上拎的包甚至就是他平时上班用的，这使他们的这次出差显得有些含义暧昧，更接近于一次旅游。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阴郁的天气不知不觉中被抛在了身后。公路的两旁开满了绵延不绝的油菜花，汽车在花香中轻盈地滑行。马远和华茜芳紧挨在一起，汽车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都给他们两人的肉体带来愉快的刺激。在平坦的路面上这种颤动的节奏和规律是有迹可循的，他们应和着这种节奏，陶醉在这温和如华尔兹的身体接触当中。车上其余的人都昏昏欲睡，他们不知道还有人用心在跳舞。马远和华茜芳在单位曾经一起跳过舞，但马远显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虽然他在华茜芳的再三邀请下勉强上了场，但他的心还留在座位上注视自己，舞场上方的顶灯也仿佛是睽睽众目。他感到浑身不自在。华茜芳的腰肢并不柔软，在他的手里显得相当丰硕，有力。她带着他跳华

尔兹，一步一步往前走，拐个弯，又一步一步往后退，华尔兹被她带成了近似于直线的运动。马远在尴尬中强烈地感到了年轻的欲望的力量。这是华茜芳最早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车内的音乐打开了，舒缓的音乐立即弥漫在整个车厢内，华茜芳冲他一笑，身体又挨紧了一些。马远随身带了一个大茶杯，里面泡好了花茶，他把杯子递给华茜芳。她喝了两口，还给他，说，不敢多喝，喝多了没法上厕所。马远微微一愣，她在对男人说上厕所，但没有丝毫的羞涩，马远从根子里并不习惯这样的女人，但他此刻却感到了莫名的兴奋，甚至还闪过了一丝猥亵的念头。华茜芳从她的小包里拿出了两个梨，削好一个，递给他，马远说太大了，要她分开来，华茜芳嘴一撇，说，不作兴分梨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谐音，马远吃着梨，清晰地预见到他和她即将发生在杭州的故事。故事的框架也许落入俗套，但细节永远无法预知。事实上，自从他和华茜芳登上这辆旅游车，他们的故事就已经开始了。

华灯初放时他们到达了杭州。会务人员已经把他们的住宿安排好。马远是正编审，和杭州大学出版社的老陈同住一个两人间。老陈家就住在本市，马远还没有看见他；华茜芳同房间的两个人早来了，她们互相招呼着交换了名片，华茜芳就下楼喊马远上街吃饭。

他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来，要了几个菜和两瓶啤酒。华茜芳问，你妻子做菜的手艺比这饭馆怎么样？马远说，她从来不做饭，上夜班带的饭菜都是我给她弄好的。华茜芳略带夸张地说，那怎么办，你出差她不是要饿饭了吗？马远说，她可以上街去吃，我总不能不出差吧。他的语气里流露出恰如其分的怨气。马远的妻子比他小五岁，这本来没什么，但因为她们一直没有孩子，他妻子也就习惯于把自己当成孩子。马远本人特别喜欢小孩，但他妻子只会生气、生病，就是不会生孩子。这

是他心里的隐痛。现在他乐意把这种隐痛说出来。马远说，我哪里是跟妻子在过日子呢，我是既要当哥哥，又要当父亲。华茜芳扑哧笑起来。马远问，你跟小张的手续办了吗？华茜芳恨恨地说，他不肯办，那就拖着吧，反正我不跟他住一块儿，他愿拖就拖好了。马远不再说话，他举举杯子，示意喝酒，两人碰一下杯。声音很响，邻桌的人看他们一眼。这时店堂的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晚间新闻，十点了，他们该回宾馆了。华茜芳起身的时候，马远瞥见她裙子的阴影里丰满肥白的双腿闪出一道银狐似的白光。

回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相识的同行。马远和他们亲热地打着招呼，彼此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他注意到华茜芳静静地跟在他们身后，闲散地张望着两边的街景。他立即变得心不在焉，他想和她说点什么，但一直到宾馆，他都没有机会分身。在宾馆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华茜芳懒洋洋地朝他挥挥手，道声“晚安”，眼带怨尤，径直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马远的心沉下去，兴味索然地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同室的老陈还没有来，看来今天是不来住了。马远认识到华茜芳是个热容量很小的女人，仿佛一块金属，热得快，冷得也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马远和衣躺在床上，把身体放松下来。他今天其实很累，但大脑里乱糟糟的。他迷糊了一会儿，突然他的床前好像有一个白色的赤裸的身体站在那儿，他倏然一惊，醒了。抬腕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他吓了一跳，立即抢步上前抓起电话，喂，是哪位？他问。没有人回答，听筒传来清晰的呼吸声。小华——，他直呼其名了——我知道是你，你还没睡吗？华茜芳说，我睡不着，在看书，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不打搅你同屋休息吗？马远说，他今天不来住了，你上来吧。华茜芳应了一声，马远从听筒里听见她含糊其词地请同屋留门，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马远的心脏急促有力地跳动着，他感到微微有些晕眩。他平静了一下，关掉了顶灯，把台灯打开；他稍一犹豫，又脱掉了西服。他听到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然后门铃响了，叮咚叮咚像敲在他的心上。他几乎迈不动脚步了。

马远打开了门，华茜芳轻着身子闪身进来，反手把门关上了，华茜芳静静地倚在门上，歪头看着他。她刚洗过澡，湿漉漉的头发披散在肩头，给她平添一股妖媚之气。他们谁都没有说话，空气仿佛凝固了。

来了，终于来了。一切真的就要开始了吗？

他们离得很近，又似乎很远，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无形障碍把他们冻结在那里，他们对峙着。马远的心脏似乎已经无法承受这种冲击，他把逐渐软化的视线从华茜芳的脸上游移开来，看着她手里的那本书，他几乎想挑起话头，躲到书里去了。他嗫嚅着刚要开口，华茜芳手一松，书掉在了地上。仿佛堤坝决了口，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狂潮立即把他们淹没了。

地上的那本《编辑学发凡》被他们两个编辑，踩在地上。可怜的书！

他们是成熟的男女，他们熟悉接吻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都没有直奔目标。他们的手暗示着，身体呼应着，互相沿着对方的脖子、耳垂、额头、脸颊吻过去。他们呼呼地喘着气，仿佛这不是做爱前的序曲，而是一场目标已定的迂回和袭击。马远的嘴唇有些干涩，他用力抱紧了她，华茜芳顺从地把花一样的嘴唇凑了上来。他们长吸一口气，互相吮吸着，他们的舌头好像钟乳岩洞里两条追逐嬉戏的鱼。

华茜芳的身体慢慢软了下来，好像弱不胜立，马远紧紧地搂着她，他们同时想到了那张席梦思床。床垫含混地呻吟了几声，把两具火热的躯体稳稳地托住了。长时间的接吻使马远感到呼吸有点困难，他偏了偏

头，让开了她的嘴，他的手从毛衣里伸向了华茜芳的胸罩。但他这时遇到了困难，他摸索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在她背后找到胸罩的搭扣，他在妻子身上的经验在一个陌生的身体上失效了。他立即想到了干瘦的妻子和她带了钢丝垫的昂贵胸罩，他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华茜芳轻轻地推开他，站起身，把凌乱的头发往后理一理，说，把灯关了。马远吃了一惊似的关掉了灯，这时只有远处的街灯透过窗帘射来柔和的光。华茜芳自己从腋下解开了胸罩，把它扔在床上。她又脱掉了毛衣，一对活力四射的坚挺乳房顿时开放在马远的面前……

然后是一阵无法遏止的手忙脚乱，平时装饰着他们肉体同时也隐藏着他们内心的衣服被一件件扔在沙发上、地上。床上的毛毯被蹬到一角，宽阔的场地被腾出来了。两个灰色的身影在床上扭成一团，晦暗的房间里充满了席梦思的吱咯声、粗重的呼吸，以及含混的呻吟。马远被自己参与制造的声音刺激得更加亢奋，他灵魂的一部分本来一直飘荡在天花板那儿注视着下方，这会儿也饿鹰般凶猛地直扑下来，作为有生力量和他合而为一，投入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战斗。马远感到他全身的细胞都在短时间里开放了，而某一部分的细胞则在刹那间放大了七八倍，十几倍，乃至无数倍，最后他仿佛通体都变成了一根坚韧而又得心应手的棍子，由本能指挥着像蛇一样昂着头在草丛中奔突、搜寻，然后它一头扎进了一个温润的沼泽。

马远变得年轻、壮健，但这种年轻和壮健是短暂的，你可以站在湍急的小溪中间把水撩拨到上游，但它立即又会流下来。马远深知这一点，他近乎疯狂地挥霍着自己短暂的活力。他粗野得连他自己都无法相认了。华茜芳迎合着他，引导着他，同时也撩拨着他，她好像一个高明的驭手，在大汗淋漓的冲刺中，不让她的坐骑浪费一点点多余的精力。这真是一个好女人啊！在一股近乎感激的慨叹中，马远浑身已经膨胀至

极的细胞恰到好处地爆炸了，四肢百骸精神意识全都分崩离析，向湛蓝的天幕飘散开去……

在昏睡中马远的心脏回复了平静，当他醒来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你真行，你真行啊！他的耳边华茜芳原本含混的话此刻清晰起来。是的，我还没有老啊，这一点我自己原本不知道，但我现在终于知道了。这多么好！要不，我自己不是还被自己蒙在鼓里吗？不知怎地，他想起了他曾听人说过，美国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个词是，try, try again！对的，有些事是应该去尝试一下，比如，堕落，——这个词使他的心哆嗦了一下——可堕落又是多么刺激和快乐啊！

他突然一激灵，他眼前出现了妻子紧咬的嘴角和锥子似的目光，他慵倦而又适意得仿佛浴缸里的水的思维被立即冻住了。他从床上坐起了身，呆呆地盯着房间门口的地上的一片白光，他知道那是今夜故事的引子，那本《编辑学发凡》。他把它捡过来，捋平了。他想华茜芳睡着了吗，明天他就把书还给她。他们要注意不能流露出什么。会议往往是绯闻的策源地，但只要小心就什么事也不会有。堕落就和坠落一样，是源于一种难以挣脱的“万有引力”。堕落的过程是快活的，但它的结果则十有八九是头破血流。所以他要小心，要有节制，要把坠落的过程变为滑滑梯的过程，这样既愉快又没有风险。这就需要控制，对速度的控制。明天大会开幕，下午还要交流论文，他一定要坦然，一定要若无其事，他自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明天将会早点起来，在盥洗室梳理好头发，穿上他的西服，神情自若地走到人群里去，那样一切就会重新正常了。

人们往往习惯于忽略黑夜。

2

太阳出来了，天空依然是晴朗的。

风和日丽的天气使华茜芳感到非常愉快，昨夜的放纵并未使她感到丝毫疲劳，相反，她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早晨在大厅里集体用餐，她主动走过去和马远同桌。他们两个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华茜芳甚至调皮地朝他挤挤眼。马远低着头吃着稀饭，假装没看见，但他的脸上还是默契地漾出了一丝暧昧的笑容。大厅里人声喧哗，熟人们彼此打着招呼，谈着一些无关大雅的话题。华茜芳轻声地说，喂，我发现你身上挂了点东西，要不要我告诉你？马远说，什么？他的头甚至都没有转动一下，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华茜芳不满马远过于平静的神态，她突然恶作剧地提高了声音，扭头对同桌的另一个熟识的女孩说，你看，我们马主任的身上挂了幌子，瞧，这么多的羊毛须须，是夫人的羊毛衫蹭在上面的吧？那女孩立即兴致勃勃地凑上来，哪里，哪里，我看看。她们两个笑成一团，引来了好些人的目光。马远的头轰了一下，他简直吓呆了，他不知道华茜芳究竟想干什么！她难道不知道这是他们昨夜疯狂的印记吗？！她疯了吗？！马远的意识几欲崩塌，他铁青着脸阴沉地说，别胡闹！华茜芳装着赌气地撇着嘴，说，好了好了，马主任发火了，不讲了，不讲了。马远这时才注意到，华茜芳今天穿的是一件西服，昨夜的毛衣被她换下来了。这换了的西服好比消防队员的石棉衣，怪不得她竟敢引火烧身。没有人会疑心到什么，马远放了心。

华茜芳很扫兴，她没想到马远的胆子这么小，这么虚弱，竟然连个玩笑都经不起。在众人的玩笑中共享两人的秘密，本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她闷闷不乐地吃完了碗里的稀饭，径自出了宾馆。

宾馆就在西湖附近，华茜芳独自沿着湖边走。她看见有几个孩子正在湖边的长椅上读书，他们读得很专注，琅琅的书声隐约传来。这是一种温柔和平甚至是感人的场面，但华茜芳丝毫不以为意，她读书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她也是这么过来的。书不能读得太差，至少要考上大学；但只会读书是不够的，社会这本书有趣也有用得更多。她瞧不起读死书的人，书会消解人的活力。有的书里还充满了捆人手脚的绳子，她可不愿意从书里拽根绳子来捆自己。束缚已经太多，再作茧自缚的是注定的失败者。华茜芳的这些想法是从她的经历中得来的，慢慢就上升为理论，最终成为了一种渗入血液的习惯。她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但她总要想办法打扮自己，还在小学时，她甚至搜集亲戚们不屑再用的毛线给自己拼成了一件入时的毛衣。女教师们不喜欢她，甚至说她是小妖精，但她却很得几个青年男教师的喜爱，不管怎么说，她的成绩并不差。华茜芳就这样在性别的缝隙里游刃有余地度过了她的学生时代。

华茜芳在湖边找了张长椅坐下来，她在等马远，她知道他会来找她。上午的开幕式去应个景就可以，但下午的论文交流就不能掉以轻心了。她料到马远会把论文宣读的机会让给她，但不等到说定，总是放不下心。这对她而言是个机会，她决不能放过。马远是个什么样的人，华茜芳并不完全了解，全面了解一个人太费事了，她只需要了解他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他喜欢自己，他能帮助自己，这就够了。交同性朋友要睁大眼睛，因为你不能指望和一个自私的女孩成为真正的朋友；和男人交往就不一样，他很坏，甚至卑鄙，但这没关系，只要他真正喜欢你，你尽可以和他很投入地交往。当然男人跟男人不一样，那些瘦精精的、讲起话来眉飞色舞表情丰富的男人在华茜芳眼里只是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们认为酷爱表现自己正是因为他们的弱小和缺乏自信。正像没有多少人愿意当果农而个个都喜欢吃成熟的水果一样，华茜芳喜欢那

些成熟的男人。她把目光罩定在马远身上，并主动走近了他，是因为他的体态衣着，他的举止神态，他的学识经验，当然也包括地位，都让她动心。

宽阔的湖面烟波浩渺，水中的亭台楼阁美得仿佛海市蜃楼，湿润的春风一阵阵地扑面而来。华茜芳用双手抖抖自己的头发，这时她透过垂柳的枝条看见了身后的大路上马远的身影。她坐着没动，马远显然没有看见她。待马远急匆匆地走过去，她才绕过长椅，轻轻追上他的背影，说，哎，是找我吧？马远猛地回过头，满面惊喜。他立即又沉下脸说，你出来也得跟我说一声，再找不到你，我就要去报失踪了，那可就热闹了。马远把他的焦急适度地夸大了。

“是吗，知道会有这么热闹的事我就在长椅上再坐一会儿了，让你再找找。”华茜芳说。

“吃饭的时候你生气了吧？可你也太大胆了，太冒失了。”马远说。

“你这么急着找到我就是要来责怪我的吗？”华茜芳说，“我没见过像你这么胆小心虚的……人！”她的声音很激动，但她的话很节制，她差一点就滑出了“男人”这个词，但她没有。马远叹口气道：“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好吧。我是从开幕式上溜出来的。下午是论文交流，我们安排在第四个……”他顿了顿，他知道华茜芳关心这事。

华茜芳没有应声，她的视线似乎指向湖中的某个地方，马远循着看过去，他只看到满目的湖水。华茜芳看起来还在生气，其实她在很注意地听着。“本来我们被安排在第六个，那时都快结束了，肚子咕咕叫，谁还坐得住？我找了管会务的老孔，商量了好一会儿他才答应。以我们出版社的地位，这几乎是最好的可能了。”

“我知道你的能耐，我还以为你会甩手不管呢。你不是生气了吗？”

“生气归生气，工作归工作。”

华茜芳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她突然想起了马远昨天夜里努力得近乎忘我的“工作”。

马远满面疑惑，不知道她究竟笑什么。但他随即心有灵犀，他的脸发红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为了性或爱而红脸，这是一种特别的风景。华茜芳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两个人都不说话。有一种融融的春意弥漫在他们四周，鼓励着他们做出一些亲昵的举动。他们已经离会场很远，开幕式正在进行，他们不必担心被熟人碰见，华茜芳十分自然地挎起了马远的胳膊。她察觉到马远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她坚定地挎紧了他。马远的胳膊显得有些僵硬。

他们往前走了好一段路，但显得勉强，很别扭。华茜芳感到她不像是在和在垂柳拂面的苏堤上散步，倒像是送一个病人去医院。她心里掠过一丝失落。我们到前面的那个亭子里坐坐吧，她说。

亭子里只有一个银须髯髯的老人在闭目养神，像木雕一样，一动不动，可能在练气功。他们在远离老人的一角坐下来。马远冲她笑着甩甩有些发麻的膀子，说：“下午的论文你来宣读吧。”

“不行，我讲不好怎么办？我会紧张的。还是你来吧，何况这是你写的。”

“所以才叫你来读呀。我写，你读，这才是真正地合作。”马远眯眼微笑着说，“你不会紧张的。你不要讲解，只要读就可以了。读一下你总不会紧张吧？”

“可我想讲得好一点。”

“对啊，你明年就要评副高职称，这次评委们几乎全到了。这是个留下好印象的机会。你当然要讲好。”他掏出论文，“我在上面做了一些符号，你可以先熟悉一下。”

华茜芳伸手接了过去。她眼睛的余光里那个一直纹丝未动的老人此

刻忽然抬起了头，一瞥之下，双眼有如电光石火。那是一双洞若观火的眼睛。华茜芳的心被火烫了似的哆嗦了一下，她手里的论文掉在地上。这时候有一阵轻微的旋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在亭子里打了几个旋儿，地上的论文飘到了老头脚边。华茜芳想去捡过来，但她的腿软软的使不上劲。马远犹疑地看看她，去把论文捡起来，递给她。华茜芳没有接。她的脸色煞白。

马远怔怔地，他不明白华茜芳怎么转眼间就心不在焉了。他狐疑地看着老头。

那老头无声地站起来，伸伸筋骨，旁若无人地在亭子中间走起了圈。老头不紧不慢，不疾不徐，双手做着一些似有若无的动作，他白色的衣袂在风中飘动，带起了一阵微风，马远和华茜芳都不由自主地往椅背上贴了贴。

马远因为年龄关系曾经学过一阵太极拳，他首先看出老头的脚步似乎走的是阴阳鱼的图形，以他的见识他还无法看出老头打的是什么拳，或者弄的是别的什么玄虚。他暂时把华茜芳丢在了一边，饶有兴趣地当一个旁观者。

华茜芳的双眼随着老头的身影旋转，慢慢地，她的大脑，她的全部身心也随着旋转起来。她感到一阵晕眩。她把眼睛紧紧地闭上了。她隐约听见老头含混地说：“……天地阴阳，两仪四象……男女之事，全是孽障！……”此刻她身下的长椅也似乎旋转起来，她紧闭着眼睛，无力地倚在柱子上。

良久良久，她听见了马远关切的声音：“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那个老头走了吗？”华茜芳睁开眼睛，迷茫地问。

“那不是，已经走了。”马远指指远去的老头的背影，“这是个怪老头，你看出他走的是阴阳鱼的图案吗？就是这样。”他做着手势。